第四十九卷

人品部四

忠烈

代戮　納肝　申鳴
田儋　無頭佳　耿恭
不臣莽　臧洪　周虓
安金藏　王彥章　姚洪
宋鬼　李庭芝姜才　張順張貴
南朝一人　張天綱　裂裳四字
撼岳家軍難　趙氏一塊肉　文天祥

孔仁孟義　立君以存社稷　坐臥小樓
謝枋得　陳和尚　忠字爲號
舒男子　明白死　鎗及御衣
陳廸

卷四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部四

忠

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於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左傳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楚丘 左傳

楚申鳴者孝聞於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

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爲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

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說苑

田儋者狄人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

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
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
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横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
王盡幷三齊之地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
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
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横復得收
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横相之横定齊三年漢
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横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横怒以酈生賣己而烹之走

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立為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史記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蒐神記

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遷居一城匈奴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卽引去後車師叛與匈

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决形容枯槁相依而還 漢書

田疆武陵五溪酋領王莽欲錫彊銅印彊以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臣誓不臣莽以其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浣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接田子居上城王子居中

城倉子居下城
三國時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諭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

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
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徒生而無
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
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乘未敗將妻子
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將本朝郡將之
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
後無可復食者內廚有米三升以爲薄糜徧班士衆又
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
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

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綱目

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

屈堅使使者道虎躬治逵陌謂使者云頻君語賊符堅何至仰頻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食而卒殯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虎屍歘廻眄鬢髭張裂睛矘明亮廻盼屬堅堅覩而嘉稱厚加贈賻 異苑

唐安金藏長安樂工也時有告皇嗣謀不軌者武后將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流血滿地太后聞之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耶立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綿縫之歷時而醒卒獲愈後官加大將軍卒配享睿宗朝廷 唐史

梁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歩持一鐵鎗騎馬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與也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忠義蓋天性唐兵攻兖州子明戰敗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子明彥章字目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自刎五代史

董璋反兵至閬州晝夜攻之城陷殺李仁矩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甞隷麾下至是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

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願與反奴俱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王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後 五代史

宋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太和縣事敗血指書帛曰生爲宋人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巳以帛自縊死又有王士敏者與士昭同謀而敗題其裾曰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閒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失聲不能大罵 續文獻通考

宋德祐間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懽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

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櫱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王降詔赦庭芝之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卽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

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楊州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楊氏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順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

經死未幾眞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
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
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晝地分圍
决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
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
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
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之事不可
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
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
焚芾命酒醉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

爲號飲逵旦諸佐出叅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宋事本末

度宗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賁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之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

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陽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

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
斂塟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
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
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
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
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别文煥東下點視
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
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
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冐進元兵皆辟易既出
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

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於櫃門關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於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宋史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
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
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
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
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
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
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
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
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
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拘輩金人

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唱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得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别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鬭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

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唇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宋紀

宋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於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眞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宋紀本末

金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謀以諫議大夫
萬俟卨與飛有怨風劾飛又諭張浚令劾王貴誘王俊
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何鑄
鞫之飛裂裳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刻入膚理改命
萬俟卨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坐飛死宋史
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北
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
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
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

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能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

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於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彦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

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
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
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
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
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
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
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
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
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

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順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

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目

陸秀夫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固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張洪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張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

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宋史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

能合從耳天祥問討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遺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眞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羮行入坂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綱目

元至正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賛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賛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烱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詞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屨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從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文山集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崖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

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别立君爲

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
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
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
度宗長子德祐親兄豈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
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皇出宫不可謂無
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
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
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
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不可更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

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宋史

文天祥英才偉略有忠孝大節及宋亡元滅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聞其賢一日乃名天祥入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天祥對曰我大宋以堯舜之道平治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我宋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復興言訖頓足元主諭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為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我以汝

居丞相之位如何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盡忠而已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願賜一死元主不忍殺之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眞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宋書

元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

令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吉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塟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得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

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絶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旣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吕飴

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輿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參知政事魏天祐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

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

子定之獲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宋事本末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

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
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
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
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
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
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
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
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山崩武仙率三十
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
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

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

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金志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李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苐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衛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

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帯命酒酹之因留賔佐會飲夜傳令猶手盡書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賔佐出叅議楊震赴圍池死帯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帯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帯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炎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吴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彬全
道桂陽武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事聞贈苪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元史本末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太
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
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
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
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
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來
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

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清溪暇筆

完顔陳和尚名彝字良佐宣州人宣宗時以忠孝軍統領戰於三峰山敗走鈞州城破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贈級塑像勒石紀其忠烈 金志

我朝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提兵守徐州文皇帝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鎗

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歎曰眞命
天子也遂就擒上命縶於軍其夕上駐蹕於鼓樓翌日
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
對曰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
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
年平以事入見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
更召則夕已雉經矣誤以上言爲憾之也上嗟惜曰予
錯矣九朝野記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
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倜儻有志

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脩乙丑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採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討文廟繼統召公青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咼於市廸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廸口令自啖之

因問曰好喫否廸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名臣錄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終

第五十卷

人品部五

孝

耕歷山　一夜五起　文王
喬梓　代父命　寄魚
薛包　李密　丁蘭
負米之恨　趙倚　爲語五郎
江伯兒　朱吾旌

廉

許由　孫叔敖　介之推

炊墨墮飯　還釵　清恐人知
留金投錢　鼓鑄橫錢　三子侍客
二女一珠　鍊水銀　張雄飛
汝燭不燃

謹

六禁　不貴虛名　三患
兩綬　稱疾不行　不言平吳功
不知稅駕　辭果　門第可畏
脫靴露金

儉

穢我素業　減坐中聲樂　當如是惜
司馬溫公
讓
不辯竊冠　入吳採藥　萬代貴
廉士不受　讓金　受寢丘
邵平不賀　思未有時

卷五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五

孝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父諸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類林

殷高宗之子曰孝巳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

周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性亦至孝文王有疾武王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伯禽與康叔子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焉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周書

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固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

何量豩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豩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綱目

漢杜孝巴郡人善事母以孝聞母喜食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於竹筒以草塞之投於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婦汲於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吾夫所寄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萬姓統譜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綱目

晉李密字令伯武陽人父早喪年四歲舅奪母何氏改醮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撫養九歲不行及至成立奉事祖母甚孝祖母有疾密未嘗解衣膳湯藥必先嘗後進以孝聞於朝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畢養乃上表陳情辭不就職其表曰臣以

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死轉血中鄰人排開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旣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宜政雜錄

宋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旣而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語五郎

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後宣撫襄陽母死與子雲跣足扶櫬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者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却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勑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絰 朱事

明洪武時江伯兒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夫一時激發反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氷割股亦聽其所爲唯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皇明通紀

朱吾旌者高安社山人十齡失怙母黃貧寡茹荼并日以食摩旌頂令忍饑便忍饑懽母絕不作悲啼兒子態十二三隨俗習藝供菽水稍長兼事稼圃且藝且種黃於族閭有截髮風惟黃意指不少以貧拂之黃康則旌爲負米之圖聞黃疾輒馳定省萬曆歲戊戌黃春秋幾八十矣衰病莫支動定須扶掖旌遂絕意遠遊躬調旦夕彌勤仍以隙時廛廠藝賫藥糜迨黃疾篤昏眩幾不

起旌長哭忉怛計無所之輒市楮錢梟炬告之神禱之天地炬光煌煌掾刃自刲竟亡痛楚時黃焦渴甚强灌以股汁黃覺渴蘇而氣漸匈汁涸矣乃進股肉黃置舌間旌曰嚥之能更生黃方苦嚥彿彷人指其喉而嚥遂下質明黃病頓甦族閭共慶時直指公按郡治有欲謀聲聞表揚者旌且曰以母易名豈孝子之心方母不可測吾知有母不知名幸善爲我辭嗟嗟矯焉狗名末世難之人呼學士絕裾可忍匪名匪學事母如旌者可數數見哉

廉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杅每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之以瓢操飲飲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取而棄之古今樂錄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縣人也少見枝首蛇因埋掩其形遂爲父母九族所異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至於沒齒而無分銖之蓄嘗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叔敖碑文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人問孔子曰仁人廉士

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

高士傳

李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於門既而失釵婦言夫爲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

一可驗也先生猝驗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旣久千戶還妻述失叙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爲疾或且致絶汝絶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强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旣而先生被繫杖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得眞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覕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畀之醫治藥以板

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遯焉九朝野記

晉魏威字伯虎魏人爲徐州刺史淸潔不汚入朝武帝歎其父淸謂威曰卿與父孰淸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爲勝耶對曰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矣晉書

郝廉後漢人性廉潔常遠行於路飲水輒投錢井中過姊家姊設食乃暗留金席下而去漢書　安陵淸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

唐盧懷愼爲相淸謹不營貲產旣貴妻子不免饑寒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淸苦無餘貲必不死張

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於公公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 山堂肆考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澠水燕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有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代醉編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朝野遺記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旣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辯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元史

我明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聞至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

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名臣錄

謹

黄帝之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六禁也◎聲不欲虛名過其實色不欲至於淫縱衣服不欲踰僭奢侈香不欲芬聞四遠味不欲勝食氣傷性命室不欲崇侈土木高誘注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亦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

哉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 漢書

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晧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渾濬視彬誠有愧矣 正史全編

王濬閿鄉人博學有才幹遷益州刺史平孫皓有功爲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晉書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澠水燕談

閩賈郁爲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

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 九國志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柳玭爲瀘州刺史甞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巳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玭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太平御覽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韡中佯醉脫韡露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闕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上不以試耶衆乃服 九朝野記

儉

謝安嘗欲過陸納但言納殊無供辦納兄子俶不敢聞密爲具安至納唯設茶菓而已俶遂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王氏彙苑

楊綰性淸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寛第舍宏侈亟毁撤之 綱目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止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談苑

司馬温公曰吾本寒家世以淸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服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

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營吾心獨以
素儉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古人以儉爲美
德今人以儉爲詬病異哉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
官客至未嘗不致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
果止於梨栗棗柹餚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
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
日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饌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
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風俗頹
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
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

公歎曰苐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甚隘爲太祝奉禮
廳事巳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
家旣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餚故就酒家之觴上以
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酒記
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
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

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驕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壁立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偏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溫公家訓

讓

許由平陸人不受堯之天下趨過逆旅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竊之也由不爲辯廣輿記

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論衡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賤乎萬代哉符子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

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新序

七國時管夷吾字夷仲鮑叔牙字孟叔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爲二段天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朴具無奢願 錦囊註

春秋時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閒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丘者其地确石

之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惟孫叔敖獨存楚史檮杌

漢高祖擊陳豨誅韓信乃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置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不賀而弔謂何曰禍自此始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需何從其計上悅嘉謀錄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

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云四鄰侵
我我猶伊畢竟思須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狄
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天中記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終